



蔡洪声 著

潮汕恋人

一段守护爱的奇特电流
一段无法抹去的青涩记忆
曲折离奇的跨国姻缘
两代人的爱恨情仇
从汕头到北京
从曼谷到香港
潮涨来狂浪漫卷
潮退后零落几许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蔡洪声 著

潮汕恋人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汕恋人/蔡洪声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3. 4

ISBN 7-80187-047-6

I. 潮…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4684 号

潮 汕 恋 人

策划:刘汉太

作者:蔡洪声

责任编辑:杨雪春

封面设计:冰川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32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 86(10)6899 6306

印刷:北京晨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10

印数:1—5000 册

版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047-6/I·004

定价: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潮汕恋人

Chao shan lian ren



目 录

一	和潮水谈恋爱的女孩·····	(1)
二	有个男孩从海外归来·····	(13)
三	两千年的“请柬”·····	(28)
四	惊天雷在新婚洞房炸响·····	(43)
五	妈妈的“禁令”·····	(49)
六	爸和妈的蜜语·····	(57)
七	上天自有安排·····	(63)
八	远赴北京·····	(73)
九	教师楼里的目光·····	(80)
十	心与心的接吻·····	(89)
十一	世纪盛会的三人约定·····	(99)
十二	漂亮女孩好起来比谁都好·····	(110)
十三	啊,青春 ·····	(116)
十四	爱的描写让你心跳加速·····	(140)
十五	你和他想到了一起·····	(148)
十六	半路杀出个大师姐·····	(157)
十七	贞操 VS 荣誉 ·····	(172)

十八	漂亮女孩坏起来比谁都坏.....	(181)
十九	面对她的裸体,他颤抖了.....	(185)
二十	两地相思一样情.....	(197)
二十一	久违的亲昵.....	(208)
二十二	一起观看世界杯.....	(214)
二十三	今夜不见他的踪影.....	(222)
二十四	湄南河上的思念.....	(230)
二十五	事情的真相.....	(238)
二十六	千里追寻.....	(247)
二十七	漂亮表妹.....	(253)
二十八	东山日出西岩雨.....	(266)
二十九	故乡美景令人醉.....	(276)
三十	海滩之夜.....	(289)
三十一	他的表妹向你宣战.....	(301)
三十二	激情,在潮水中奔涌.....	(308)
后 记.....		(311)

— 和潮水谈恋爱的女孩

你躺在海门湾金色的浅滩上。风撩起你的长裙，露出了两条玉藕般的长腿。一阵阵平缓涌来的潮水轻轻地抚摸着你的胴体，由下肢而腰线，而胸部，只有两个美丽的小岛悬浮在水面上。

你还没有和男孩子谈过恋爱。虽然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有好几个男同学追求过你，但你都没有放在心上。你是学习努力的优秀生，又是学校“潮风文学社”的社长，除了上课、做作业、复习，剩下的有限时间，就是自己一个人躲起来练习写作，还得花不少时间去编辑文学社的刊物《潮风》，哪里有时间去散步写情书谈恋爱。

不知道造物主为什么如此宠爱你——除了聪颖，你还拥有漂亮的脸庞、水灵灵的眼睛、曲线分明的身材、细柔的皮肤、飘逸的长发……此外，还有一副甜美的嗓子。

追求你的那几个男同学，本来就信心不足，而且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不可能是你心中的白马王子，便也自觉地调整心态，转而追求别的女同学去了。反正师范学校的特点之一就是女生多，他们一点也不用发愁。

三年前——也就是临近毕业的1998年的初夏，有个和你同样醉心于学习，成绩和你同样优秀的男同学孙晓胜，对你展开了追求。这时，你看到周末那么多的男女同学成双成对、肩并肩手拉手地出入学校，不由地也开始动心，而且，孙晓胜的条件的确不错，人老实、长得帅、学习也好……所以，你答应考虑。

毕业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孙晓胜约你在学校小花园里散步。面对着即将离别、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他提出要和你明确恋爱关系。你点头表示同意。孙晓胜喜不自禁，伸出双臂想要拥抱

你。但这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的手刚刚触及到你身体的刹那间，一股电流突然击开他的手，他“啊”地惊叫了一声，身体一下子被弹出一米开外。

你惊呆了。想上前扶他起来，但两脚却不知为什么一点也挪移不动。

好在孙晓胜并没有摔伤。片刻，他自己站了起来，有点晕晕乎乎地问：“我怎么啦？”

“我也不知……”你说。

孙晓胜又走上前来，再次想要拥抱你。但不幸的是，悲剧再度重演：他的手刚刚接触到你，又被电流重重地击开，不禁“啊”地惊叫了一声，身子又被弹出一米开外。

当他再度站起来时，脑子已经清醒，嘟囔着说：“你身上有股好强的电流，别人无法和你亲近……”

“这，怎么可能？”你急忙辩白说，“不会啊！我爸妈自小抱我，从来都没有事。”

“那，因为你还是小孩，再说，又是你自己的父母。”孙晓胜说。

你想了想，还是摇头，说：“在女生宿舍里，大家打打闹闹，挠来挠去，怎么也没事？”

孙晓胜苦笑：“大概因为你们是女生，我不同，是男生。”

“男生又怎么啦？”

“这，你还不明白？男生就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生……”

你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天生就和男生相斥，天生就不能和男生亲近？”

孙晓胜长叹一声，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也许，得看缘份。”

你盯着看他：“我，还是未听明白。”

“我也只是猜想而已，”孙晓胜挠了挠头，“有可能是这样：



如果你遇到的男生和你没有缘份，你身上的电流就会奔腾而出，阻止他和你亲近；如果你遇到的男生和你有缘份，你身上的电流就不会出来，就不起作用……”

“那，我不成了怪人？”你不安地问。

“不是怪人，是奇人。”孙晓胜安慰说，“其实，在这么大的宇宙空间里，我们还有许多未知的事情……”

尽管你对孙晓胜猜想式的解释半信半疑，但你仍然很感激他，因为他在遭到两次电击（用他自己的解释是“无缘”）之后，不但没有怨你，没有立即离开你，而且还能这样平和地和你讲话，帮你寻找答案。这种感激之情驱使你无意识地伸出手去，想和他相握，但他却本能地往后退了一大步，肩膀似乎还哆嗦了一下。

你这才意识到：孙晓胜和你，恋爱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于是，你和他便默默地走出小花园，默默地走向各自的宿舍。

熄灯后，你躺在床上冥思苦想：我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电流？真的有“缘份”这种命中注定的东西吗？

冥思苦想并没有让你找到满意的答案。最后，她只好潇洒地想：不谈恋爱又怎么样？随它去吧！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不过，你毕竟是个处于青青期的女孩，而且，你对自己身上的这股电流也半信半疑，甚至觉得有点荒谬，因此，在毕业后尚未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个暑假里，你真希望有个人来谈恋爱，好让自己确定这股电流是否真的存在。

这样，当你的表兄陈海坚要给你介绍对象时，你便答应说，好吧，见见面。

你的表兄陈海坚在汕头市区的金沙湾大酒店当部门经理，有个同事叫做吴新豪，托他介绍对象，他自然便想到了——李海月。

金沙湾大酒店位于汕头繁华市区的大街上，四周绿树环绕，前面还有一大坪翠绿的草地，因而能闹中取静，显得格外优雅。因为海坚表兄在这里工作，所以你曾经来过好几次，和表兄、表嫂喝咖啡，或者吃饭，有时，还有你那位在读初中的表妹陈海婷。

这次，你按照表兄约定的时间，中午到达了金沙湾大酒店。表嫂、表妹没有来，包间里除了表兄陈海坚，还有一个不算好看也不算难看的陌生青年男子。海坚表兄为你作了介绍，这个青年男子叫做吴新豪，也是酒店的一个部门经理，这顿饭由他做东请客。

你听着海坚表兄的介绍，客气地对吴新豪点了点头，心里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甚至觉得有点好玩，但嘴里没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

这顿饭非常丰盛，有鱼翅燕窝，还有大龙虾……你觉得太破费了，吃得有点儿心疼。

吃完饭，吴新豪说请你唱卡拉 OK。

你说好啊，想唱就唱吧。

你表兄看你态度还好，自己又该回去值班，便放心地走了。

吴新豪问你点什么歌，你说，《无言的结局》。

吴新豪摇头说，不好，《无言的结局》没有好结局，换一首别的行不行？

你说，随便。

吴新豪便点了首《萍聚》。

过门乐曲响起，吴新豪拿起两只话筒，殷勤地递给你一只，趁势站在你的身边。

你接过话筒之后，挪开一步，和他拉开了距离。

电视机的荧屏上现出了歌词，第一遍是女声独唱，当指示起唱的圆点闪到最后一个时，你便放声唱了起来：



“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边唱，你心里边想，刚一见面就先想到结束，大概也是无言的结局。

“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唱着这两句，你心想，既然是无言的结局，当然也就不必讲什么。

“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你心里觉得好笑，一个女孩子随便就让他拥有？不可能！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你心里说，这两句倒是真的，见过面吃过饭，多少总能留下一些回忆。

唱完这一遍，吴新豪为你鼓掌叫好。

第二遍是男声，该吴新豪唱了。

开始几句，他还比较规矩，不敢造次，但到了荧屏上出现“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时，他便开始有所动作了，他壮起胆子，伸过一只手，企图搂住你的腰。

然而，就在他的手刚一碰到你的腰身的刹那间，一股电流便猛地把他的手击开，他“啊”地惊叫了一声，身体被弹出一米开外，重重地跌坐在地上，另一只手上的话筒也被甩了出去。而且，话筒落下时，又正好砸在茶几上，从茶杯里被震出来的茶水，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地洒到了他那崭新的西装上。

你暗地里吃了一惊，不是因为吴新豪，而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上确实有一股电流，一股连自己都不明白的电流……

吴新豪的反应还算敏捷，虽然跌坐在地上有点儿狼狈，但他很快就站了起来。他以为是话筒漏电，拿过来仔细检查了一遍，却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便嘟囔道：“怎么回事？没有漏电呀……”

你给吴新豪递去一叠餐巾纸，让他把西装擦一擦，然后抱歉地说，下午还有事，得赶回潮阳去，下次再唱吧。

吴新豪自然不好说什么，再加上西装被弄湿了，只好有礼貌地目送着你离开。

在返回潮阳的公共汽车上，你坐在最后一排的窗口边，有点儿闷闷不乐。并不是因为吴新豪，而是对自己身上的这股电流感到别扭。

中巴途中有人上车，你旁边的两个女孩子下车走了，上来的是一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你的旁边。

你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试探性地递给你。

你不理他，侧过头，望着窗外。

他把烟叼进嘴边，打着了打火机，大口大口地抽起来。

你被烟呛得直咳嗽，掏出手绢捂着自己的鼻和嘴。

他很快就把这支烟抽完，狠狠地把烟头扔出了窗外。然后，便不怀好意地盯着你看。

你感觉到了他那邪恶的眼光，但并不害怕。你不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几乎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上，这种小流氓敢有什么动作。再说，你已经确信在自己的身上，真的存在着一股虽然自己并不明白、但却能对自己起到保护作用的电流，所以，如果这个小流氓真的敢有什么动作，自己也能把他镇住。

小流氓自然不可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看你虽然不理他，但也没说什么，贼胆便开始大起来，身子向你这边挪动了一下，几乎就要贴挨着你。

你感觉到了，但仍不说话。

小流氓以为你不敢吭声，把你看成胆小软弱的女孩，便公然伸出脏手，放到了你的大腿上……

于是，不可避免的一幕便又出现了：一股电流从你的身上奔出，猛地击开他的脏手，他“啊”地惨叫了一声，身子被弹了起来，脑袋重重地撞上了车顶，然后身子又跌进了最后两排座位的夹缝中，动弹不得。

全车的乘客几乎在同一时间掉过头来，惊讶地看着这个小流



氓跌落下来的一幕。

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司机在车头听见后座有人“啊”地一声惨叫，赶紧刹车，停在路边。司机起身扫视车厢，见有人卡在最后两排座位的夹缝中，以为是出了事故，多少有点慌神。

你见司机惊慌的样子，便以作证的口吻说：“司机同志，是他自己撞落的，无你的责任。”

小流氓从夹缝中挤出来之后，哭丧着脸，含含糊糊地承认：“是，是，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便在人们疑惑的目光中，溜下车去了。

前排的一位老者回过头，关心地问你：“妹仔，他有无偷你的钱？”

“无。”你笑答。

一位大嫂离开自己的位子，坐到你的身边，担心地问：“妹仔，他有无欺侮到你？”

“无。”你依然笑答。

大家看你那笑眯眯的样子，便也就放了心。不过，随后，在汽车继续开动前行的震动声中，便又有人对你这笑眯眯的样子开始议论了起来。

“我看这个妹仔有点特别，遇事不惊，总是笑眯眯的。”一个乘客说。

“可能是个公安。”另一个乘客猜。

“我看，还不是一般的公安，是受过特殊训练的特警。”第三位乘客说得非常肯定。

你听着这些议论，心里直乐。

回到家，你母亲问你：“对象合意不合意？”

你嘿嘿一乐：“给我电跑了。”

“什么跑了？”你母亲没听清。

“给我电跑了，”你依然笑呵呵地，“他想揽我的腰，我身上

及时放出一股电流，把他打倒在地。”

你母亲摇摇头表示不信，她看你那笑眯眯的样子，以为是故意在骗她。

“真的，我无骗你，”你收起笑容，露出一丝无奈的神情，“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毕业前有一个同学想和我谈恋爱，也是给我电跑了。”

“……”你母亲大吃一惊，张着嘴不知该说什么好。猛然，她上前一把抱住你，爱女之心使她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来试验你身上的电流。

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你也伸开两手回抱母亲：“妈，你抱我跟别人想抱我不一样的，我那同学跟我解释过，我身上的电流只对我不爱的男人起作用。”

“如果是你爱的男人，这股电流就不起作用？”你母亲觉得奇怪地问。

“那个同学说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也不知是真还是假。”你回答说。

你母亲松开双手，说：“要是真的倒好了，可以保护你不受男人的欺负。”

你却依然抱着你母亲，把头依在她肩上：“这倒是真的，回来时车上有个小流氓，就被我电得头撞车顶。”

你把经过简单叙说了一遍。你母亲听完，放心地点点头。见你还依在自己身上，便拍拍你的肩：“好了，勿同小孩子一样。”

你这才松开你母亲，撒娇地说：“我就是想像小时候一样。”

“都快当老师了，还说傻话！”你母亲把你按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在旁边，拿起绣花架，边绣花边说，“人总是要长大的，你总是要出嫁的，就是不知何时才能遇见你爱的人……”

你耸耸肩，继续撒娇：“遇不着就不嫁，你和阿爸又不会赶我出去。是不是？”



“是。是。”你母亲的回答充满了爱。

晚上睡觉时，你母亲悄声地对你父亲说了这件事。

你父亲开始时大吃一惊，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沉思片刻，嘱咐你母亲道：“这件事对谁都不要说，免得别人传来传去，把阿月当做怪人。”

“我知。”你母亲依偎着你父亲，“我也是这样想。”

暑假过后，根据分配，你在自己村里的小学——古寨村小学教语文。因为学校里缺少音乐课老师，所以又兼负起教音乐的任务。

这样，你的教学工作自然非常繁忙，再加上你本来就爱好的文学创作，所以，也就没有时间再去考虑诸如恋爱之类的事情。

其实，你所在的古寨村小学也缺乏谈恋爱的“硬件”——学校的老师中，除了校长和教导处主任是已经有家有室的男士之外，其余清一色全是你这样年轻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女生，只不过她们比你早几年毕业而已。而村里的男青年们，因为文化水平的差异，不可能成为你的恋爱对象。因而，你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女教师们，便都成了单身贵族。当然，这只是借用一下当下城里时髦的用词而已，至于这个词有哪些内涵或什么标准，你们并不想深究。

虽然没有谈恋爱，但很奇怪的，你有时竟也会做些谈恋爱的梦。有一天晚上，你梦见自己被一个男人拥抱，开始时觉得身子酥酥的，但后来那人越抱越紧，抱得你简直喘不过气来，于是你拼命挣脱，大喊一声，“放开我！”被惊醒的母亲跑进你的房间，赶紧松开那紧紧缠绕着你的被单，你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然，你不好意思告诉你母亲自己做了个被男人拥抱的梦，但你母亲走后，却躺在床上回味着刚才的梦境，虽然排斥后来那窒息般的紧抱，但却很喜欢开始时那种酥酥的感觉。

梦后的那个周末，当你再一次来到位于海门湾的曾外祖母

家，在暖洋洋的海水里游泳时，这种感觉便突然变得十分清晰，十分浓烈了——当你在海里轻盈地游着时，潮水就像梦中的那个男人热烈地拥抱着你；当你躺在金色的沙滩上时，那一阵阵奔来又退去的潮水，就像男人的手在抚摸着你。

海门湾的潮水啊，我爱你……

是的，你从小就爱海门湾——故乡的海门湾，祖国东南的海门湾。不仅因为这里碧波万顷，潮水轻涌，金沙闪光，微风荡漾；不仅因为七百多年前，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经转战到这里；而且因为每当你把身子浸入潮水，浑身便充盈着爱的感觉——一只无形的手与你的身体亲密接触，心灵中便升起一股诗意。你清楚地记得你读师范学校时，在《汕头特区晚报》上发表的第一首诗习作就是《海门湾》：

好一片湛蓝湛蓝的海水！
好一弯金灿灿的沙滩！
回顾历史，这里却曾
炮火轰鸣，硝烟弥漫。

宋代文天祥，
在这里率兵抗元，
莲花峰上，
佩剑刻下大字：“终南”。

明代的古炮台，
对着倭寇，发射出正义的炮弹，
多少英雄豪杰，
在这里抗击侵略者，固守海疆。



而今，弥漫的硝烟已化作白云，
轰鸣的炮声已化成海浪，
沙滩上嬉戏着赤脚的稚童，
波涛里涌动着撒网的渔船。

啊，海门，
我故乡的海疆之门，
愿这里的海水永远湛蓝，
愿这里的沙滩永远金灿灿！

歌颂海门湾，当然不应该忘记你的“老外妈”许阿彩。

潮汕人的习俗，把曾外祖母叫做“老外妈”。不过，“老外妈”的“妈”字与“妈妈”的“妈”字，在读音上有所不同，后者读第一声（阴平），前者则为第四声（去声）。你的老外妈的家就在海门湾边上不远处，站在阳台上，可以望到金灿灿的沙滩，和那湛蓝湛蓝的海水……

八十多岁的老外妈（曾外祖母），在众多的重孙、重外孙、重孙女、重外孙女当中，最喜欢的就是你这个重外孙女李海月。不管是过去读师范，还是现在教小学，只要是假日，老外妈就一定会打电话叫你过去。

小时候，你对老外妈非常崇拜，因为有一次村里放映有名的老电影《南海潮》，影片里的女主人公用的就是老外妈的名字——阿彩。当时，好多人都说，《南海潮》的导演蔡楚生，是我们潮汕人，他小时来过海门湾，认识你的老外妈，所以后来拍电影就用了你的老外妈的名字和她参加抗日战争的事迹……

听到这些传说你觉得很骄傲。后来，你问老外妈是不是真的？老外妈的回答多少有点让你失望，她说抗日战争时，她确实给游击队运送过粮食、枪弹，打击侵占潮汕的日本军，但自己并